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八十

宋樓鑰撰

賦

課藁所有原集別有試藁一卷其目曰宣王內修政事賦玉卮為壽詩注以省試光武大度同高祖

賦宅道炳星煒詩策三道注以教官試又有策問一

卷合御試名試省試別試解試上舍試州學等試所擬問凡十有三篇今

並缺佚無憑錄刊

受降如受敵賦

以受降之際亦當嚴備為韻

上將甚武神機獨潛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之嚴納

夫授首之人敢矜已勝類彼臨戎之日以備無厭夫惟
兵收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謂寇之窮也雖已見于
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知其誠偽彼既降矣曾無自滿
之心如受敵然必謹非常之備于是大敞堅壁旁標碧
幢無醜類脅從之衆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受夫大敵
懼見欺于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變詐若處交綏之
地敢恃敦龐莫不肅我軍容嚴予兵衛雖殘寇之臣附
猶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

其壁焚其櫬豫防一旦之危稱爾戈比爾干陰養六師
之銳議者曰彼之降也既挺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
心而待之何必招攜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夫戎之
難信深恐狼心之或欺與其有變以無備孰若居安而
慮危豈不見行儉審茲果能平夫突厥耿公明此遂終
定乎車師彼有坑既降者固出詐謀使自縛者尤非善
畫曷若我外弛金鼓內嚴矛戟深防禍起于所忽亦慮
敵乘夫吾隙彼如犯順以欲為我則稱兵而將亦伐崇

因壘既施文考之威就塞築城兼取武皇之策因知力
角于鋒鏑者敵尚能禦變生于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
勅敵雖聞其讐服禍心猶恐其包藏惟吾之為備也既
自嚴密則彼雖好亂也烏能陸梁且異夫魏子會秦卒
受欺于商鞅唐臣盟狄果見劫于平涼噫屈膝而服也
人固畏威噬臍何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忽必整
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衆而獻俘于廟焉不廢嚴兵
之守

擊楫誓清中原賦

以渡江擊楫誓清中原為韻

國讎未雪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復清共
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柁備言素志願恢天子之京時其
典午中哀永嘉南渡憤晉元攘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
而不顧揚舲以往方乘天塹之流擊楫而言誓復皇都
之故爾乃緩引蘭櫂旁瞻碧幢一鳴而英氣先奮再鼓
而羣心已降志必復夫故土誓有如夫大江吐我赤心
忽形言于剡木指夫白水期淨掃于中邦謂夫戰塵久

滿京師突騎交馳洛汭期狼烟之必掃顧鯨波而作誓
方橫橈徐撫獨決策以前征倘諸夏未平尚何顏而復
濟豈不以國始草創人思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
之泣網維不舉也至形北客之言故我浮巨艦以勇奮
視強敵而氣吞倡義有先于溫嶠定從不假夫平原遂
將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肯使龍蟠虎踞久留法駕
之尊果能扶神器之阽危拯遺黎之沈溺長淮以北也
復見夫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夫荆棘不渝江上之盟

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車同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柱
鄙漢臣之擊向使無妖宿以示異緩若思之代終則必
蠢爾醜類墮吾計中盡郊圻而申畫舉幕庭而一空振
起江南益大中興之烈掃清異朔遂成再造之功惜乎
大厦未成而忽撓棟梁中流欲濟而遂亡維楫不聞壯
志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矯矯虎臣皆欲濟河
而焚舟下視祖生之事業

簞食壺漿迎王師賦

以王師所至食
漿以迎為韻

民意胥附王師出征持筭壺而咸至實食漿而相迎飲
食雖微用表歡欣之志遐邇均集喜觀仁義之兵蓋憫
赤子之無依奮神戈而大舉惟兵之所至也既已不擾
則人之樂從也其誰敢拒橐弓箠矢往平敵民之民筭
食壺漿來勞王師之所觀夫老幼紛至饗殮共持我之
至也救民于水火彼之逆也恐吾之渴飢凡爾一時之
衆悉迎六月之師饋餉鼎來皆望風而遠附干戈所指
曰後我以奚為茲蓋兵收不戰之功人有再生之喜竭

蹶而趨也欣塗炭之時脫襁負而來也知父母之孔邇
顧慕義以皆然非弔民而何以以萬乘而伐萬乘罔敢
抗衡其小人以迎小人咸來造壘大抵窮兵以殘民者
孰肯僂后行師以救亂者衆斯向方今也軍罔秋毫之
犯人無血刃之傷是宜至者獻酌來皆裹糧夏衆咸來
功可同于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于齊王向非東征西
怨也民望來蘇邇悅遠歸也衆無攜貳又安得輟仰事
俯育之物見心悅誠服之意自坐見于功成曾不煩于

家至如是則三軍益飽何煩挽粟之勤千里遐征不假
望梅之智非不知給餉不絕也何必饋食醜酒以搗也
奚煩挹漿然念禮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非而情烏可
忘苟匪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何異咸籩元黃人
盡歸于周室爭持牛酒民皆勞于高皇彼有築道而饋
軍者用力亦多投膠而飲衆者為功非易豈知多助之
舉自有爭先之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王師又
豈止于壺漿箪食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為韻

炎德繼統漢光得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有為獨
收興復之功系隆丕祚蓋際飛騰之會統制方維迹其
奮宛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銅馬念再造丕圖也雖
本自于神聖而獨逢興運也故能安乎區夏軍摧九虎
成止戈之武焉時乘六龍顯御天之造也觀其業務紹
復符能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當二百而適
際于中天體純剛而有作益至尊而獨專受命而興協

彼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之權用能驤首而飛也非在田而在淵馭世而起也遂得位而得祿威羣盜之鼠竄掃中原之鹿逐尊既正于九五祚遂興于百六爰究位天之載允協義經詳推闢野之符又同赤伏大抵聖不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陽而後升今我恢雄圖之赳赳濟大業以兢兢既當陽而有造宜取象于時垂小利見之神堯第伸潛躍仰同符之高帝果致隆興因以兆應金刀祥飛白水赤光之照也

已新于育聖之際佳氣之鬱也又見于舉兵之始由天
意之久屬宜帝尊之獨履盖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
以遂令耿氏攀鱗翼以願從肯使聖公假風雲而能起
故得息盜集之奮蝟破野戰之羣龍回蹙既止于九縣
彗雲寧見于高鋒靈貺自甄類五馬渡江之化功臣皆
厚笑四蛇入宇之從噫感如諸將也有鱗集之歸驥如
吳公也擅風行之譽抑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
皇復受天命而遠跨于漢光乘時龍而在御

修身以為弓賦

以修身為弓發
必中矣為韻

學貴務本志當適中惟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為弓正
以不他曲盡飭躬之術張而弗弛自成中的之功士有
該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謂存于吾者苟不知審
則發于外者何以示衆今也見聖師而由聖當明四重
以四輕猶弓人之為弓要在百發而百中觀夫學問尚
志操修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驕奢所自邪也
吾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弦木之為慮以動動惟

時罔蹈黨偏之失莫而發發必中宜先審固之持茲蓋
有不言之言則中倫有弗行也行皆審是施于遠大則
何止百步時乎遊息則為之一弛苟出乎而發乎信高
矣而美矣勉夫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規志在四方義為
的而思為夫彼有忠信為甲冑者第取防閑之固以言
行為樞機者深明榮辱之因我是以鑒彼省括謹夫檢
身動切戒于失鵠發何勞于扣輪亦猶率乃攸行書取
若虞之度反而求已軻言如射之仁因知身之修也有

立功立德之方弓之作也有尚角尚筋之術然器不臧者曷成功于射隼材不良者難求奇于貫蟲理既無邪中斯可必肯同詭遇一朝獲禽以為良尚小儀成終日射侯而不出噫主于皮者徒聞游藝之巧佩以弦者但知矯性之柔曷若志正以體直自然誠立以身修殆將觀德于矍相奚假矜能于養由如是則有志于弧禮何拘于戴記其直如矢道兼得于成周誠以枉尺直尋也固所不為志肩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反

害與人無爭則行何有闕又當兢兢業業以脩吾之身
肯廢前功于一發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

以尊賢則士願
立於朝為韻

士固自重君宜罔驕惟克尊于賢德斯願立于王朝上
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禮下起充庭之望不待旁招凡稱
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
偕進時乎慢士則雖佚遺而不怨惟明主有尊賢之意
每務撝謙則羣髦興入仕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書接

下鼎烹養賢德行道藝則必預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
薦延此既加于體貌彼寧甘于棄捐神聖謙沖每優崇
于儒術英豪歆慕咸樂効于官聯自是來榮軒冕之華
去恥山林之入望旒纁者拭目以期見候旌車者比肩
而竚立謂邦有道兮于時可見故心欲仕兮如是其急
聖人在上既聞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顛厠亂臣之十大
抵士雖貴于求仕位尤慙于苟居視君好惡以決已進
退觀道興廢以卜身卷舒雖尊德樂義而見或嗟晚則

離疏釋躄而來惟恐徐莫不有道賤焉而恥也豈若吾
身幡然而改於立或無方必負割烹之鼎待如不次自
投銜鬻之書是何君專行爵之權士守立身之則倘恃
祿位者因明月而按劍則安義命者必冥鴻而避戈是
故好仁文后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商嶺四人
之匿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駿骨必市則驥來四
極今也世遇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語而前席者非
鬼神之論見而賜璧者非捍闔之言又孰不思棄商築

來趨舜門盡令難水之西同為振鷺肯顧鍾山之北猶
念驚猿王者以是改容就不召之臣式間禮非常之士
俾乘駒以去者賁然而至卧廬以隱者幡然而起是之
謂王公尊賢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濟河焚舟賦

以濟河焚舟志
在立功為韻

戰欲必勝歸寧豫謀既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焚舟涉
彼大川肯思還于故國火其巨艦誓死報于強讎昔秦
穆連蹇叔以襲人越晉邦而趨利二陵之敗也既自咎

于覆將三年之戰也又貽譏于拜賜全師再出俱懷奔
北之羞雪恥不忘常起向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歡
呼即戎謂將之屢敗也固難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當
先于効忠昔也喪師曾規萬全之策今焉賈勇願收一
戰之功由是提虎旅以徂征絕鯨波而永逝念解驂之
遺辱遂舍舟而自誓兵苟勝也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戎
寧復濟顧吾戰志已為死戰之期慮彼士心猶作生還
之計莫若揚一炬以獨決聚萬舟而畢焚烈燄奔電長

烟走雲俾歸者以絕望庶往焉而立勲回視歸途渺洪
濤之千頃示無還志激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奮臂以
長驅鄰國歛兵而自戢縱橫馳河內之地談笑取王官
之邑指茅津而反濟封骸尸而洒泣挫夫強晉既聞國
恥之湔威彼西戎尤喜霸功之立茲蓋舍生而往也非
徒誓于擊楫好謀而成也非不悔于馮河百敗而勇氣
不墮一戰而戰功愈多歸志與灰而共滅盛烈如山而
不磨誓必破于秦師類湛船之項籍悲不還于易水小

叩筑之荆軻噫秦將之忠也既懷報國之心秦伯之任
也不數覆軍之罪苟因一責而遂棄徒使終身而自悔
又焉得千載之下仰焚舟之風凜然如在

本強則精神折衝賦

以本強則以精神折衝為韻

本既強固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折衝俊
士朋來益鞏尊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摧奔突之鋒竊原
君得士則昌國以賢為本苟并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為
固則懷姦伺隙者自聞聲而遠遁蓋朝廷為諸夏之本

能制勝于九重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觀
其多士同德一人勵精肅爾幄中之妙算凜然堂上之
奇兵勢既聞于克鞏勝自全于不爭朝有德而益尊人
皆莫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茲蓋威稜之振也足
以聳動于華夷譽望之隆也足以永為夫儀則人咸想
于風采我何勞于聲色宜其上兵伐謀大邦畏力晏子
不出于尊俎兵自罷于鄰疆齊威必勝于朝廷會果來
于敵國大抵千里制難者以重任于賢士匹夫敢爭者

以輕量于大臣今也俊人垂紳而搢笏臣主聚精而會
神惟用儒而無敵宜不戰而屈人止須裴度之神明以
威悍將不假魯連之談笑坐鄙强秦譬如猛虎在則羆
藿不採于山神龍居則網罟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
有以鞏固威靈氣燄不可嚮邇國家安堵以無事鄰敵
從風而自靡顧厭難于無形非得人而曷以賢五千之
騎隨何徒詫于片言止百萬之師處厚亦稱于一士噫
子玉不去則為晉之患季梁猶在則挫楚之强矧多士

之濟濟佐中國之堂堂赫然臨之則夫誰與敵望而畏之則彼烏敢當豈不見汲黯居朝寢淮南之異議仲尼相禮歸魯國之侵疆彼有威却匈奴者未免于窮征口伐可汗者猶勞于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鄙暴斯遠宣靈武而姦邪盡絕方今優游于巖廊之上而精神折衝九有自聞于有截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以歲星所居宜其有福為調

國既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誠宜仰

以驗之木精適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咸被純禧原天
下之妖祥係歲星之贏縮且運于上者象不虛示則居
其下者應為甚速爰占景曜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
誕受非常之福觀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既
存生育之理王于春也又司長養之時既循度而至止
則錫羨以宜其右行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無地備
百順以無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格昌期時和年豐而
人欣樂歲師之興也戰則必克政之舉也事無不濟由

龍宿之所居故鴻禧之可繼越人遇此終摧吳國之強
晉室得之果挫符堅之銳大抵事將兆于休咎星乃為
之疾徐超而前者或棄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
不居事各有證象誠非虛惟歲之在也無東西之去則
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伐人請驗馬遷之史所之
得地願稽班固之書彼有國之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
之厚也以填星之居久況此應王者而紀于號令主歲
事而為之統首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

不見淫在元枵之次徒致鄭饑既居析木之津遂興陳
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于天度歲之居也實昭于德馨
今也太史奏瑞清靈炳靈生治國之百樂開寶運之千
齡如是則賢士已登不必驗少微之象刑章幾措何煩
占貫索之星王者以是攷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所與
歛時福而民罔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
興而歲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聽賦

以天性明達好
謀能聽為韻

高祖獨奮漢圖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兼能聽之明顧夙負于英姿乘時以起尤樂聞于羣議擇善而行迹其提三尺以初興念四方之未定謂不咨于衆則孰判利害不擇其言則曷分賢佞從吾心之所好謀之其臧屈羣策之兼收又能審聽觀其逐鹿崛起斷蛇勃興善欲納則如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為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為最高雖獨稱于赫赫計將安出每嘉納以兢兢莫不說辭或悅于監門謀主或資

于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言其逆耳也知其利行
設施皆合于衆智明達盖由于天性顧將軍何以教深
圖東嚮之功非夫子無所聞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雌
雄之勢可決于一戰甲兵之利可服于諸侯盖念至仁
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算勝少算也敢忘用謀我是以
疑切戒于築室從有如于順流為真王為假王悟陳平
躡足之語趣刻印趣銷印用張良借箸之籌帝之性也
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無豁達然而助桀為虐者欲居

秦室之富養虎遺患者幾遂鴻溝之割謀苟匪于能用
亂何由而可撥所以闕東欲棄問不憚于據鞏戍卒能
言見豈嫌于衣褐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孫之爭
匈奴之伐也反囚婁氏之賢謀不詢于多士智難合于
數天殊不知過雖聞于有此改必見于愴然遂令信彼
四人爰割體膚之愛封之萬戶深懲械繫之愆至茲駢
項雖倨也諫而必從溺冠雖慢也賢非不好吾不愛于
兼聽人亦為之樂告故能舉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拾遺

翦一時之強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

以開未從仕聖人使之為韻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未也爰因言而使之顧至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俾効施為蒙嘗尚友及門潛心諸子仕焉非苟于利祿學也所期于官使眷茲尼父當日則何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觀夫心本愛日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學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効職升堂之子也

誰忘進身惟此魯人頗能參于聖學雖當周季俾往廁于王臣開也倏爾有聞欲然自視謂吾之學也固欲見于行事而學之優也乃可施于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已長之足恃斯言既發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師之獨喜議者謂士之仕也固所素願師之言也宜無不從然念道之將行則急于一命才或未充則難求萬鍾雖尚遲于奮迅聊自適以從容所以進則未能垂嘉言于穎達喜其志道激高論于司農噫有帝王之學者

使之為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辭命苟非此子之善學
安得發言于將聖今也師以為可而猶切于退託道既
未成則尚資于涵泳志有同于曾點姑樂舞雩藝或及
于冉求始當從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亦陋矣于祿而
學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于爵祿迹寧滯于蒿萊
歷攷闕里賢惟子開固異夫何必讀書子路飾有民之
說使之學邑尹何非製錦之才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
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已則猶歎師之可而吾猶曰未

使斯人也出而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天下可傳檄而定賦

以今天下可傳檄而定為韻

世仰英主威行普天既望風而應也

一作乘破竹之勢也

可傳檄

而定焉王旅既興將大蘇于遠邇軍書所至當自底于

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助遂多于天下彼陷于塗炭

也無不徯我則聞吾號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

頸以望焉于以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士勇咸鼓民

思已深萬里起簞壺之念中原徯車馬之音苟用十行

之札足安四姓之心寰宇雖遙已欣聞乎大號尺書所
至自平難于當今是宜敘百世之仁恩收三軍之勇果
書至河西則驚萬里之明見節入北軍則舉一麾而袒
左何在之能然蓋斯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咸已
順從馳吾挿羽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服者必假
征誅之及從民之望者止煩命令之宣今也久矣願王
師之至歡然聞軍檄之傳自然奸雄畏力而屈膝老穉
聞風而息肩所以光武陶儀函紙首安于平廣淮陰遣

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見于歸心國何煩于馳
檄殊不知近者已附而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猶作
敵故我形惻怛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
雷霆之擊俾爾懷德而畏威俾爾救功而底績掉舌而
賢五千騎豈勞辯士之隨憑軾而下七十城何用狂生
之鄙向非戴商之民家則相慶思漢之心焉悅隨則
何以當率土之紛擾也可空言而聳動之興可冀也亂
斯已而固異夫通彼夜郎止諭意于蜀道守夫鴨綠卒

遺謂于高麗皇乎哉鉛槧之儒也既務于討論惟幄之
臣也又加于審訂俾萬姓以咸悅聳百蠻而退聽方今
檄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以仁孝之道二
致同源為韻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于二致理盖同于一源究
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異體以大本之中存嘗聞
才非曰于爾殊人或多于自異語其大體則似有異用
本之一貫則了無餘事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廣充究

厥本源是理曾何于二致觀夫惻隱素稟愛欽自持行之閨門則致終身之慕散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莫匪斯心之舉初非二道之為皆是物也孰能外之總百行以率先悉由所性雖兩兼之難備安有他岐豈不以親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篤近舉遠雖則有別舉斯加彼率由內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顧施物事親之際雖曰殊途如鉤深探賾而言孰云異道大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于事親苟

志于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能害仁雖運用或
疑于前後而本原不離于真淳當戒波流之蕩曾何派
別之因本立道生載攷魯論之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
之論是源也會精粗于一致之中合內外于同歸之地
使兼愛者知厚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
復于銖兩先後豈殊于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
愛則無差本異夷之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益遠性
好偏而所施不同剔股孝也而深溺鄆人之過摩頂仁

也。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于此，失于彼。我則觸而長，廣而充，純若顏回，可並有虞之體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下之得，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見于日用，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道，雖二致而本同源，又何必分其大較。

孟荀以道鳴賦

以二子皆以其道而鳴為韻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道而自任。在當時而善鳴，仰茲名世之賢，同宗一聖，抱此覺民之術，茂著英聲。當六

國之下衰有二賢之可攻以亞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宗王之學而終於窮老其遇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得其平則鳴焉獨能以道觀夫名重楚國學傳子思優入聖人之域卓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鳴其顧二儒仁義之言一根于正用六藝詩書之教大警于時茲蓋二百餘章兮皆立教之文三十二篇兮悉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乎心而入乎耳蔑千載未光之病豈沒世無聞之恥時將駕說鼓木舌于諸儒

經本吐辭和金聲于夫子誠以軻之辯也非出于得已
況之說也不貴于難持柰何承道傳之弊也歎德衰之
已而如草木無聲而風或撓矣如金石無聲而人或擊
之苟非一鳴之善曷能萬世之知久而益盈固異震雷
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之為寧不由別王霸之尊卑
明禮義之統紀一時衛道也信同聲之相應後世聞風
也有德音之不已顧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于
韶樂鄙弗能之后夔鏘若鈞天小為文之韓氏故能倡

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蠻之蝕兮豈巧舌之能
騁天下之鴉兮豈好音之孔懷俾衆議之不感由大聲
之孔皆且異夫卿雲最其善焉文徒稱于壯麗魏晉未
嘗純也辭只見于淫哇噫大醇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
指事也未嘗有二羣儒敢飾于邪說處士不容于橫議
然則先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無他由孟荀之不墜

攻媿集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八十一

宋樓鑰撰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民生之初未嘗不靜私慾害之羣邪交騁不操而存必也元聖勉旃學者無非中性乃若異端寂滅清淨死灰不然何有于應寧知聖心塵不著鏡妍媸坐分不將不

迎吾嘗從事萬慮悉屏求靜得擾薰猶終勝師乃有言
求則增病必有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庶幾游泳吾
誰與歸將求安定

趙振文毋自欺齋銘

上欺乎天謂其甚邈下欺乎人意其固覺事親而欺所
厚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幾何所喪甚博惟不
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為
昨推此而行餘裕綽綽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

惟謹惟恪君如美玉欲資磨琢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閱三世
孫子相傳寶千祀

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邱未聞一璧踞十趾玉有五色今乃紫
磨以禹圭滄雲起羲獻傳家不知幾傲睨揮毫約詩史
淮水不絕壁不毀書種繇繇尚百世

贊

伏羲像贊

不履而跣不冠而髮是何人歟以治以察手持圓著畫卦以八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東坡畫贊

出則鳳鳴處則龍卧論議觸海翻聲名塞天破百謫九死一毫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有作者殆恐無有過之者也

呂真人贊

神氣旺雙瞳碧一劍橫飛萬里瞬息旁人道是呂洞賓
堪笑旁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愛為人只有照管
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罷休山林如許盍歸去惟有媿處
便須攻攻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峻嶒咫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癢環以清泚碧樹增兩海岸孤絕大士俯仰我亦膏肓誰會清賞援琴對之萬壑同響

十六叔祖畫贊

猗歟先生嘉遯巖谷中無一塵高視流俗面壁燕坐形骸土木是誰丹青寫此面目旁觀未知既笑而嘻此身見在何以假為先生粲然徐曰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

畫咄哉此身又豈其真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罄萬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灰而形不槁予
實敬之蓋宣和西洛之貢士而淳熙宗室之遺老也

陸從老真贊

綸中野服河目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于九殞之餘
銜盃漱醪真欲遯迹于千載之後是將傲睨塵埃之表
蓋隱于藥而逃于酒者也

莫子大畫贊

目光深碧長鬣如漆少從諸公故身處韋布而有素官
之風自適其適故年將六十而有孺子之色是將坐安
輿脫世故洗眼以看令子之翱翔而逍遙乎仁壽之域
者耶

叔韶弟畫贊

是何為者獨立突兀目視雲漢若書咄咄江山數千里
而氣益增齋鹽十九年而志不屈故能起連桂之墜緒

收青氈之故物今既漸失布衣之高是將斂湖海之豪
而歸尋理窟者耶

高會之畫贊

風標秀整興寄高遠澠忍京塵而素衣之色不緇浮沈
宦海而鐵硯之志不淺吾欲與之一局以消白日五絃
而送歸鴻盖所謂向若而歎自崖而反者也

趙景瞻畫贊

寫照求贊其詞多妍子求箴規意已卓然余訥于詞為

誦道家之言其言曰和暢命生卑退德生清靜道生慈
儉福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文之以學富貴何足論當
遂為河間東平之賢

馮義叟畫贊

曳筇者誰曰小馮君謂為山澤寒儒而有食肉之相疑
為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孤標如峯尖之秋隼秀句
如春空之行雲退然不言無異稠人若飛書走檄之敏
高文大冊之工有能試之老矣是筆力猶足以挽千鈞

者耶

汪彊仲畫贊

頭圓骨緊短小精明種雙芝之秀擷叢桂之英官學有
傳清白是承勉之哉資稟如此毋曰賢于俗人斯可矣
冀有以振吾外門之家聲也

豐叔宜真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襲清敏之餘慶傳黃梅之家學弟
兄怡怡親髮如鶴故居鼎新樸斲丹腹已而意慕山林

身去城郭掃溉松楸以自伸其志甘守簞瓢而不改其
樂蕭然松廬一邱一壑搜蒼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濺撲
信盤谷之可序而輞川之可貌也惜乎急景不可以久
留泉石之膏肓又不得而藥吾聞其風欲從之游意九
京其可作耶

從子澤修淨業以彌陀像求贊

彌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手接引無際視日入處知
幾由旬一念感通如覩面見莊嚴五采聚紫金光全體

現前若在淨土汝以色相欲見如來一念或差萬里懸
隔惟此世尊衆稱慈父汝能供養懺悔歸依家有慈母
與佛無二事母與佛其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興蔣雲起示余曹仲元觀音像上有宣和御
題筆妙在吳道子之上且曰上天竺瞻禮大士
者衆今將摹刻山中使來者得此像以供養用
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為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在在心固
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攜此西還刻之天竺流傳
八方植無量福

定光佛像贊

蟲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之以中天然者存擬議則錯思
量則昏斷是無人能會徒自饒舌紛紛直教喚出南安
巖主也只解說無門風鈴搖殿角柔櫓過江村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無非為人惟茲律儀尤切于身仰止南山與
佛無間人天師尊不容贊歎

靈芝律師贊

南山既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為靈芝持律益嚴護
法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而四海之外奉之尤謹
今有日本國僧俊苾慕南山靈芝之法航海求師首
畫二師之像求余為贊苾公恪守律嚴究觀諸書既

得其說欲歸以淑諸人余非學佛者吾儒曲禮三千
散亡多矣然見于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躬上東階
而右足雖造次不可廢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
說乎歸矣使律之一宗盛行于東海之東予以補教
化之所不及其為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真贊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卻做臨濟老子兒孫拈槌弄拂便

習成出家兒事橫說豎說都不見文忠之文若是金剛
圈渾身透過栗棘蓬作一口吞直得齒如劍樹口似血
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真箇了此一段大事也不枉了
打破家門

湖心竹谿政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靈臺莫之與儔萬論千經縱
橫受用一段辯才壓倒大衆定交方外一別九年再見
似黃面老子依舊說教說律說禪指望他一口吸盡西

湖水卻成火裏打秋千季札挂劍于徐君之樹吾亦說
偈于老師之前師豈遂無知耶當亦盱衡而為余欣然
也

鑑堂昕老贊

咄這老頑頑于石鐵喝倒又起棒打不殺急裏翻身當
機便拶若教搥鼓說禪也會七七八八咄把似口羅舌
沸何似耳聾眼瞎

瑞巖益老贊

鋪席多年欲捲收又攜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僅如綫
命脈有人能續不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挂誰模其形強為描畫是見佛便呵
見祖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話霸更要注腳我則不暇
為此老從來顛蹶不知今在何許而精爽猶為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俊辯不窮靈臺無比菴空無人雪消成水若道成水流

轉未已一點洪爐永超生死

英老真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鐵拄杖栖雲菴中若將終身十字街頭蹴踏龍象大地一變直教寸草不留大厦將傾敢將一手扶當翩然去之遠隔風浪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須留取這老古錐要與住山人作箇榜樣

壽上人真贊

年甚高業甚茂火冷雲深松枯鶴瘦對鬼神而獨說有

翻河之辯口人望為大道師終不出一隻手邁祖風之
高絕挽末俗之卑陋求之吾鄉蓋前有顏聖徒而今見
此山之壽

瞎堂遠老真贊

少識師于柯山之菴晚見師于靈隱之南荆棘林中吞
栗棘蓬觀堂深處見古瞿曇雲歸列岫月印寒潭真圓
悟之嫡子而杲風之同參也

圓覺菴澄師真贊

清淨緣深塵勞念絕雖見比丘尼身有古貞女之潔居
然是圓覺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橫說豎說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心外更無心道人欲問資深話
自得元無古與今

道非身外亦非中左右逢源作麼逢遠寺尋山無好處
不知門外有雙峯

新昌石佛

費盡三生心與力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嚴具足尊
五采黃金妙裝飾道不是佛卻不得若道便是也不得
上盡層樓卻下來何曾見得真彌勒

游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余沿檝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漕河絕流日有
焦槁之歎至京口假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
作江頭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不賣漿者耶回

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戲續其韻

金山寺裏山焦山山裏寺風雨勸我歸也省兩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峯詢老所編類海

古德手段決裂剝地破斲地折說道不立文字未免橫說豎說草菴文字太多只為老婆心切若不作恁麼看將謂多口饒舌

題老融畫彌勒

乘風欲去東南回頭此意誰參當時蹉過足菴卻來攻
媿同龕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拔出閒身關市裏尋得靜處相逢了白話三通
那箇是末後一句不因聞所聞而來不為見所見而去
嶺上白雲君自怡何時許得同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邱一壑非去非住無相無作一脚踏著投
子機不被旁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勸君莫作來生債
盡底還他亦快哉

不知當初問誰借至今久假而不歸畢竟還了方是了
卻須還我未生時

次仲舅韻寄拙菴

涵秋古澗落珠旒
幾欲相將作勝游
芒屨未穿心已嬾
不如莫莫且休休

明月堂前玉几山
倦游雙徑卻來還
舅甥相與成三隱
城郭山林等是閒

公居山外我城中
不見成疎見亦空
要是歸來當一見
待攜藜杖訪支公

莫把坐忘成坐馳
歸來須是識真歸
壺籌投盡無人拾
澹坐藤牀風掩扉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
兩山雪色本皆同
莫言此去八千里
明月往來含太空

游雪竇雙塔登雲簷有懷海印雲老

來禮二師遺像小
立雲簷一餉欲見德雲比丘卻在別
峯頂上

金我本老頹優婆塞
衆求寫選僧堂三大字示以

數語

行者堂中選僧衆僧堂中選佛人道是我卻不不如莫
待僧伽梨便與豎起脊梁骨大丈夫休汨沒一粒爆起
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天鷲赤脚踏透祖師關神錐擊碎
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在碓坊前解道本來無一物

題壽居仁獨說圖

向來八萬四千偈舌端辯才若翻水山空月落說向誰
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亡是公烏有先生子虛子
我卻曾見語錄來祇有空空數張紙

題壁老笑菴

笑甚底笑甚底若要笑時笑殺你說夢夢中洗泥泥裏
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箇一般滔滔皆是我也要笑來
終不欲開脣露齒

題宏老空谷

君看空谷自然空聲有洪纖應則同正為中虛聲自應
莫將應處做神通

昕老自號鑑堂來住蘆山山中先有鑑堂

鑑堂來住鑑堂中兩鑑相磨只一同要是非堂亦非鑑
但見寂照含虛空

跋涂毒與惠老偈

我銘師塔而不識面一瞻頂相爛爛巖電橫說豎說不
待饒舌涂毒一聲百獸腦裂

次韻伯父與心聞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維揚時在郡齋見所與
心聞一偈慶元六年昕老示及真蹟恍如隔世

敬次舊韻

法器何妨待晚成一朝點鐵便成金拽開鼻孔力無限
坐斷舌頭功更深揚子江頭言在耳靈山會上笑傳心
自憐鈍置無香氣四十年來只似今

汪耐翁以最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贅疣勞君頭上更安頭若還又有九百漢
葛藤相纏幾時休

題龍眠畫西域聖僧

放兩不借疊雙足自在在心機在目默然深入不二門
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答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圓也一笑又
舉大德拈起拄杖全得這箇力話謂玫瑰下語
下得一任提持下不得奪卻作麼生區處快道

快道

家家竹杖只圓光此竹如何得許方削得團欒無可笑

驀然奪去亦何妨
咄哉得力處不在這箇

答東山一老二偈

即心是佛本無難
錯卻絲毫隔萬山
知有毗盧五千卷
誰能分寸費躋攀

閉門深坐日知味
無限好山都嬾游
城裏山中俱是隱
江湖不若兩忘休

送一老住廬山歸宗

久向東山捲藏經
鬼神推出舉軍驚
從來要去廬山住

好就山中過此生

啐啄同時不偶然
史君提起正當年
向來鬧市難行道
今日人天聽說禪

千古名山大道場
止因賦重遂荒涼
後之君子誰能弛
試向山前問老蒼

歸宗法窟寢湮微
拭眼餘風靡孑遺
法鼓一聲精彩變
要如光弼用軍時

廬山面目非難識
橫嶺側峯皆是真
若待出來方識破

不知何用箇中人

題庠老頤菴

下震上艮下動上止分明兩片口脣包著許多牙齒禍
自此出故以言語為戒病自此入故以飲食為忌庠者
養也頤者養也名庠而住頤菴知他養箇甚底直待吞
卻粟棘蓬更與吸盡西江水莫問這邊那邊都是一箇
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有身有苦無
身無礙撒手便行這回自在柏泉諸人稱之為

下一轉語

苦是自苦有誰縛汝礙是自礙非身為害既知一物本
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錄

全公無用無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葛藤何用雖
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如勿用試問大

衆如何則為善用有時拈起一枝草作文六金身有時
把文六金身卻作一枝草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卻那得許多落落索索問著則差答
著則錯喝也喝不住棒也打不著妙喜更得工夫時與
下箇注脚休休莫莫若要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
門也低一著

攻媿集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玫瑰集卷八十二

宋樓鑰撰

祝文

案原目此卷前有致語十五首上梁文四首勸農文三首合為一卷已缺佚無存又有青詞三十四首別為一卷疏文九十六首分為二卷大率道場祈醮佛寺功德求僧募緣之作今竝刪去

温州修大成殿祝文

教授

殿久弗葺隳蠹日甚神像在茲懼將壓焉易敝從新飭工伊始恐驚神靈不敢不告

台州謁廟祝文

通判

東嶽行祠

泰嶽以膚寸之澤及天下功利之在民物者何止一邦
鑰佐郡此來伏謁祠庭巖巖之瞻邈在天外神聽則近
尚其顧歆

靈康行祠

惟神之祠肇于永康而靈響之著盛于台城乃崇寧元
祀曾祖來守以神之陰功聞于朝是以有仁濟之封鑰

佐郡此來所以事神者何敢不肅祇事之始先款祠下
靈康之謁少俟朝夕惟神其鑒之

諸廟

州之民吏治其明神理其幽神之血食于此既久功利
之及民者深鑰佐郡此來祇謁祠下吏之事不敢不勉
惟神其陰佑之

靈康正廟

王之威神震于一方疫癘雨暘罔不禴禳昔曾大父來

守海邦列功于朝侯封有光鑰茲叨佐州祇敬靈饗歸
然祠庭襟山帶江千載喬木鬱乎蒼蒼再拜致謁肴鮮
酒鄉願廣陰佑保綏此疆十雨五風豐年穰穰吏責苟
逃神賜敢忘

辭廟祝文

先聖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鑰未知道而願學焉羨負此
邦所未底于戾者夫子之教也今去矣敢敬致辭然夫

子之道無乎不在鑰之心亦當無乎不勉蓋夫子之廟可辭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諸廟

鑰贅倅此邦首尾二年年穀順成無苗無害神之福吾民者如此而吏之被賜也尤為不貲今去矣祇拜祠下非敢邀福于身願神之福吾民者千載猶今日也

温州謁廟祝文

知郡

先聖

夫子之道萬世所尊夫子之尊萬國所共鑰頊嘗分教
今十五年奉釋奠之舊儀葺大成之廣殿茲叨假守尤
仰師尊夫子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鑰雖不敏請事斯語惟夫子實鑒之

諸廟

永嘉內外百神咸著靈響

祠山云惟王威德著于東南
創祠此邦民已受賜海神

云惟王勲業冠于唐
室威德著于是邦

鑰頊嘗容授祈報屢矣茲焉假守

獲共香火之奉今歲旱災甚廣獨吾州有年神之賜厚

矣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為民祀典所載亦惟有功于民者祀之秋氣方中岌岌然以風濤為憂愁霖未止願亟開霽以全農功鑰不敏竭力以祇王事惟神有以相諸幽則吾民其庶幾乎祇謁之初敢敬以告

祭酺神祝文

惟周禮族師之職春秋祭酺鄭康成云蝻螟之酺慶厯之制有蝗蟲則祭熙寧議臣欲每歲春秋行禮終不果行乃閏五月丙戌以蟲螟為害祭以致禱賴神之賜隨

即衰息茲當晚禾秀茂之際又有食其心者士民以前
日之靈異來請不憚再瀆復舉斯典詩云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而況明神見之禮經著之祀典專職于蠶螟者
吏不敢辭其勞神其不倦于應俾田祖之神畀之炎火
以全歲事于垂成不亦休哉

辭廟祝文

先聖

嗚呼聖人之言可寶萬世而況吾夫子集大成而又拔

其萃者乎夫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鑰不肖試郡以來伏謁之始固嘗請事
斯語黽勉萬一由是得二年之間田里相安今去矣敢
以展謝四五年間十修釋奠之禮顧瞻廟庭不忍遽去
若拳拳願學之志又非止乎此也

諸廟

惟明神福永嘉之民民之謹奉香火于茲有年矣鑰試
郡此來荷神之休凡有禱祠無不響答今歲尤幸十雨

五風以迄康年晚禾闕雨不免煩瀆秋高氣清忽霈膏澤豈么麼能動神聽蓋千里之幸也吏之撫民不過二三年鑰拳拳此邦無異鄉社今去矣既謝靈貺神其加惠斯民于無窮哉

工部加贈焚黃祝文四首

國家歲事于南郊大賚四海鑰以叨列朝籍贈先考為中散大夫嗚呼惟樓氏世有積德衣冠相襲既百三十餘載矣自曾大父金紫而下階官至朝議者三人俱不

及生登五品我先考歷仕幾一甲子謹廉周密始終無玷闕官簿益高壽七十有六而束于新制乃今而後得之仲兄既不勝喪遂不得同致卹典焚黃九京追痛罔極伏惟昭鑒歆承寵渥

鑰伏自淳熙十四年七月假守永嘉辭拜筮下聖朝恩賚動及泉壤先君贈典乃至乎八前四者固嘗燔黃以告矣今皇帝登極已而鑰遷秩中奉又遇明堂大禮累贈先君為正議大夫今者鑰由權吏部尚書丐郡得發

按故事以請于是遂有正奉之贈歸掃松楸淚沾宿草
敢以四告併侈上恩惟我先君位不稱德積慶流行十
年之間寵渥踵至不肖子鑰蒙被遺澤年除歲遷寔逾
分量幸逃譴何得遂一歸皆先君之賜也尚惟祇服命
數以佑我後人于無斁

惟皇帝御宇之四年親祀南郊霈大澤于天下追榮之
恩普及泉壤嗚呼顯考積厚流光鑰不肖祇服義方憑
藉陰佑幸不墜門戶以為先君羞十有四載之間告第

燔黃至是而九茲敢以宣奉大夫之命薦于瑩域顧瞻
松楸音容如在尚惟歆鑒式綏寵渥

伏自嘉泰三年郊祀大禮考加贈銀青光祿大夫妣加
封安康郡夫人恩命未頒顯妣遽棄諸孤憂苦摧割未
遑歲事去歲天子宗祀合宮又贈考金紫光祿大夫妣
安定郡夫人嗚呼顯考捐館于今二十有六年告第之
典至十有二今既視秩天官追蹤曾祖顯妣克享上壽
石窳啓封至再至三康寧考終游更大郡餘慶所暨燕

及孫曾世受國恩存歿俱幸惟是奉顯妣色養之久近
經初忌又首行燭黃之禮鑰等不勝哀慕之劇謹併以
四告三黃展儀塋下

移長汀菴祭告祝文

三代并陪葬位

鑰等罪逆酷罰母氏大寧郡太夫人汪氏傾逝伏自淳
熙十年先考葬于長汀祖庵之後是時即議少遷冢舍
因循二十餘年茲以母氏卜日合祔移菴于左敢先奉

祖考神主于享亭庶免斤斧工役驚動神靈俟新菴之
成復還廟室伏惟鑒察密賜陰佑俾大事克修鑰等不
勝哀痛感激之至

先君工部

嗚呼先考之葬二十餘年矣體魄安靜子孫蒙休久議
遷移祖菴不敢輕易天禍我家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以
正月九日棄諸孤攀號擗踊痛割何極鑰等忍死力貧
已豫卜十二月八日丙申奉太夫人之喪祔先考之墓

將以此月二十二日丙辰解屋墳基伏恐驚動神靈先
于今日設祭昭告惟我先考默相大事使區區孝誠早
遂素志永奠二親九原之居不勝悲痛感激之至卹典
將頌燭黃未果寒食之節以凶服不敢墓祭挂幡追薦
併惟歆鑒痛吾母之不及見也

土地

先祖少師之葬建立菴舍今八十年其鎮安松楸保佑
存歿惟神是賴茲以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之喪將祔于

先考光祿之墓豫卜吉日遷菴于左方伏恐有冒明神
謹用昭告奉神位稍就西廂俟工役訖事別當築室安
靈永祗香火惟神鑒察尚陰相之

畢工奉安神主

長汀建菴垂八十年物各有數撤而新旃顯考之藏安
康合焉惟此舊基實蔽新阡忍死竭力徙于東偏土木
初興神主告遷茲焉訖役奉以言旋載縣新位敬書揭
虔捨舊從新憑依永傳佑我後來慶系其綿

鄉校奉安先生祠堂祝文

代工部

惟我曾祖以古學起家不務仕進退而教授鄉校一時
名公橫經授業最為盛際里人推本文風之所由興相
與祀于學有年矣近又請于郡願徙祠東序以致尊尚
之意郡太守欣然從之遂為四明美事衰族預有榮焉
粵子孫不敢以是勤鄉曲身任其責堂宇一新像設嚴
備其率子弟祇拜祠下以妥先生之靈世蒙餘休懼弗
克稱繼自今歲時瞻敬其勉進學業惟孝惟友以庶幾

先生之風以無負里人之意惟先生其鑒之

立皇太子祭諸廟祝文

以下代
温州守

皇帝惟宗桃之重豫建太子以固國本爰推恩沛惠綏萬方凡郡國大小之神有功及民者命長吏咸致敬焉

惟神廟食茲土法應得祀謹涓吉辰

一作謹
遣某官

奉酒醴牲

牢以薦馨香神之聽之相我千里之民自今無或有旱
潦疫癘之災仰以答上之賜俯以為邦人之休顧不在
茲乎

海神廟祈謝祝文

祈雨五首

惟神相唐若旱作霖精爽凜然廟食歲深民以旱告吏
實疚心潔齋致禱罔或弗欽願沛膏澤視古猶今庶幾
歎愁變為謳吟

海邦之民神所勞驕陽傷農下無告吏實不肖心是悼
三日再瀆神勿躁旱魃既虐風亦暴吹雲使醜氣不冒
平疇良苗日就燥安得上天陰雨膏神兮至靈隨所禱

牲牢馨香敢忘報

夏旱致禱神既應之驕陽復興實慙再瀆暑氣日甚嘉穀將槁吏無所告惟神是求願為甘露迄成歲事靈應益彰報敢後哉

頃歲夏旱秋而得雨農功雖失尚收桑榆惟今之災秋晚未已千里内外日以告病間有火驚無敢安處麥不入土後日可憂瀆神再三顧豈得已願為膏澤拯此疲

氓

三時務農以神為命雨暘不若隨禱輒應農事既閒人亦少休早曠告病惟神之求連蔓而居甘井枯竭宜寒而燠疫癘將孽神芘斯民尚聽禱祈三日之霖拱而竢之

迎神像行道祈雨

旱災致禱雖日造于靈祠甘澍愆期意尚虧于舊禮願同佛像周歷郡城列處黃堂慰萬眾瞻依之切悉哀緇侶盡六時諷唄之勤庶神力之益彰俾雨師之速應人

所欲者神其聽之

謝雨四首

夏旱而雨功歸于神神安厥居蓋亦未幾秋陽為虐于
于復來不以為瀆而不我聽三日之澤如響應聲苗興
勃然一稔可待神之賜也敢謂偶然敬拜于庭神其來
格

神居是邦民之司命曰雨曰暘來禱必應亢旱既久千
里告病迎處黃堂用彰禮敬人心惶惶神實來聽以陰

以雨不俟霽滢肅神之歸如初之迎揭虔妥靈牲酒斯
盛或言海氣則風之證祈佑農功俾終有慶

秋日亢陽正此無告海風助虐其何以堪吏之不德不
能銷去精祈未既靈貺已昭神之愛民若父子隨禱
而應是焉可誣尚請于朝以伸陽報

旱災之餘人心易恐雨小不應千里嗷嗷所不甚恐惟
神是恃衛公精爽凜然如生膏澤所霑闔境告足率屬
衆謝其敢不虔尚冀時若以汜稔歲

祈晴二首

惟神廟食之久于民有功曰雨曰暘調護無爽吏政實
愆致此陰沴雨雪不已欲耕未能怨咨無告惟神是賴
毋以更故而害于民廓清頑陰使遂開霽吏敢不勉重
為神羞

春耕欲雨多則告病人既無厭神亦難應然念此邦倚
神為命淫霖未已陰沴日甚嘉種不稔汨于深潭東作
苟失曷為農慶日在甲子占匪休證驅斥雨師惟神之

今有禱于茲神其來聽

謝晴

春霖太甚良農病之吏求于神日俟嘉應上勤宵旰德
音四馳曾不淹辰廓清氛翳回視四野物物昭蘇神實
相唐功著千載變調之妙又及我朝曰雨曰暘尚期終
惠

祈雨雪

惟茲東嘉歲事屢愆神厚其賜書大有年農隙而旱敢

瀆神聽泉竭麥枯人亦告病歲云暮矣煖然如春又恐
疫癘重困吾民立雲滃興密雪交下益以霏霖潤及原
野是在明神不勞餘力倘終此之何以報德

謝雪

冬溫不雨為嗣歲憂致禱于神靈應如響微雪欲作先
集于霰報神之賜庸有既乎

發海舟

郡祇天子命遣巨艦數十艘由海道以戌四明惟神廟

食此邦靈應如響願陰相之俾往來鯨波如乘安流無有驚畏則所以報神者敢怠哉

禳謝颶風三首

永嘉災荒首尾十年今歲之稔近所無有時暘時雨神賜實宏秋霖未已害我穡事積陰之久或致颶風窮民易驚愁嘆相屬垂成之賜惟神是依驅除雲師使見白日風伯退聽鳴條不聞倘終惠之其敢忘報

魯有爰居止于東門展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

大風先事之占有可信者此邦歲苦颶風邦人畏甚春
有飛雪以秋為期暑雨未休深恐馴致惟神靈響千里
具依是用祇謁祠下豫罄邱禱曰暘曰雨神已佑之于
前其終惠之沆我穡事

吏實不肖無功于民神曷比之隨禱輒應反風之感雖
曰偶然如神之靈答貺昭甚震風凌雨一夕掃除祇謝
祠庭其敢不恪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旱潦有數天實為之千里之潤神實司之歲以旱告將
困吾民天高難諶用求于神幽螫奮起霈然膏澤俾成
豐年何以報德

靈貺在民廟食久矣靈雖不渝祠則甚圯旱禱未答或
其在是吏職養民視飢猶已神相于幽休戚共只願噓
玄雲沛澤千里何以報神葺祠舊址丹青相輝棟宇豐
侈神之聽之誓有如水

二龍潭請聖水祝文

歲以旱告靡神不舉百穀方仰于膏雨神龍猶卧于靈
湫爰遣屬僚修郡故事仍將緇流諷唄致禱挹彼注茲
雖曰聖水一勺之多賦靈于中端如泰山膚寸之潤三
日之霖將于此乎求之神尚肯來慰此渴望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深山大澤是生神龍旱魃為灾迎之幽宮聖水一勺神
在其中甘霖未施吏罔措躬旌旄幡幢往從紺容願驅
妖沴回祿祝融願呼羣靈屏翳豐隆尊居黃堂指麾成

功膏雨浪浪黍苗芄芃策勲而歸報神何窮

中子山龍潭請聖水祝文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然惟神龍所居則膚寸之雲
雨輒應之郡苦亢旱祈禱之禮徧于羣神雲出相望膏
澤未下竊惟中子山一郡之望真龍之所居也謹命縣
大夫修敬靈湫勺聖水以伸誠禱願興雲霓沛以甘雨
以慰渴想以蘇千里以示神應于無窮不其休哉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神龍之居實為靈山旱憂吾民神不得閒從人之來奮起幽蟄來即公堂杯水可挹玄雲四興千畝含滋為此澤者非神而誰求之于初萬目所矚于以將之其敢不肅神乎既居願安幽宮節宣雨暘相予屢豐

平水王禱旱祝文

亢陽為虐方憂誠禱之未孚故老有言始悟靈神之在通謂護國通天之號有濟民惠物之功比歲以來幽祠寢廢既上雨旁風之未免何西廂東序之足觀雖吏民

已謹于祈禳而守宰久愆于禮敬旱既太甚咎或在茲
聞之惕然其敢寧止爰陳菲奠來謁明靈伏願矜小已
之寡聞憫斯人之無告沛乎百里之潤為之三神之霖
誓率耄倪益謹牲牢之報且令棟宇聿觀輪奐之新

郭先生廟祈雨祝文

維茲斗城先生卜之歷千百年民用安之亢陽有禱神
又聽之廟貌之崇後其圖之

祭勾芒神祝文二首

正月惟閏既望始春甘雨霽霽土膏墳興祀牛于門協
氣是迎司我穡事惟帝與神歆此菲奠用介豐登
維時發春盛德在木帝實主之神實輔之迺祀土牛用
介穡事其尚居歆以迄康年

春賽諸廟祝文

惟神功利及物廟食此邦維暮之春聿修歲祀涓辰致
潔徽福于民神之聽之惠我無疆

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

台州

興國之初台為王土擢公朝行首綰郡組宣暢皇風蠲
除虐賦去歷華途為公室輔遺愛一方美談千古君子
人歎章聖天語迺昔尤侯建祠黌宇遺像未設闕典思
舉傳之番易冠佩容與道貌粹然爭先快覩鑰去二百
年叨繼前武敢曰尚友庶幾趨步于以奠之揭示儀矩
曰士曰民惟敬惟慕

鄉校序拜奠謁祝文

代鄉人

先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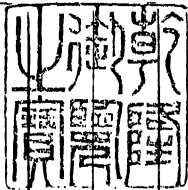
夫子于鄉恂恂為先鄉人飲酒後杖者出正月之吉敬
拜殿庭退序長幼仰遵聖訓茲與鄉人飲酒以齒謹以
清酌薦籩式陳明獻

充國公

惟公亞聖苦孔之卓非禮勿動不改其樂願言晞之敬
拜于學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
禮配陳明祀

鄒國公

學以明倫孝悌具申徐行後長舜予何人鄉黨尚齒遺
言是遵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
禮配陳明祀



攻媿集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八十三

詳校官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燕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欽定四庫全書

政規集卷八十三

宋樓鑰撰

祭文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同侍從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一月戊子朔十五日壬寅
具位臣某等伏覩哲文神武成孝皇帝靈駕發引臣某
等謹于道左恭陳薄奠攀慕龍輅臣等謹泣血頓首死

罪言曰恭惟尊號皇帝道全德備仁熟義豐列聖儲休
承藝祖神明之胄中興垂統紹高宗揖遜之傳亶超今
冠古之資妙旋乾轉坤之略高出百王之表規恢億載
之圖若孝德之大成蓋聖人之未有永惟四海之養仰
奉兩宮之歡以萬乘之尊躬行舜慕以三年之久親執
堯喪釋神器以不疑事慈闈而盡禮方且凝神恭極介
壽無疆乘颺馭以上賓攀龍髯而何及千官號慟兆姓
悲摧茲當同軌之期既庀因山之役臣等叨塵班列夙

荷生成痛靈駕之莫回俯濤江而欲濟同傾丹悃敢薦
芹誠臣等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等泣血頓
首死罪謹

祭龔參政

茂良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殆不偶然先生之用人則望焉先
生之取自古有此先生之亡則天道亦不可知矣嗚呼
哀哉尚何言哉聖度如天斥者多還使先生少須臾母
死且少北矣而何朝露之遽先嗚呼禍福之變處之晏

如疾在血脉而居非人之所居以馬伏波之堅壯猶不堪飛鷲之墮況愛嫡埋玉之痛雖有鐵心石腸能無動乎斯人也而有斯禍茲非命夫茲非命夫鑰受知先生十有七年出入東閣託身陶甄既驚嘆于云亡又哀夫父子之相隨于九原也聞旅櫬之言歸愧生芻之闕然向風一慟有淚徹泉

祭謝樞密

廓然同
寺監丞簿

丹丘之境上應泰階名德輩出未躋公台惟公特起抱

負竒才遇事風生游刃恢恢一言寤主風雲壯懷含香
蘭省裁豕栢臺言聽諫行天顏屢開青霄直上富貴鼎
來洪樞運動大政參陪謂當自此麴蘖鹽梅天乎不淑
梁壞山頽上意震悼生榮死哀某等叨列周行屢登翹
材劍佩儼然公安在哉乃列斯殽乃酌斯壘失辭一慟
我腸九回

祭王丞相

淮同
郎官

嗚呼魯公氣備才全結知三朝運逢平千紹興之季已

任諫垣敷歷中外再歸日邊巍巍壽皇尤急親賢知公
日深擢之邇聯憂國孜孜受君拳拳無喜無愠不黨不
偏若不勝衣似不能言臨機輒斷得君最專愛惜名器
避遠勢權旁求髦俊坐鎮浮僣其崇如山其澄如淵宰
輔七府十有四年彌縫藏用海內晏然縟儀大典奉以
周旋無器可名靡勞弗宣經綸未究精力未愆名遂身
退來歸林泉舜亦命禹龍飛御天甘盤舊學蓋歸帝前
上意傾屬虛左待旃嗚呼慶門多故天命不延羸博痛

念風木悲纏竟不勝喪一病弗痊兩宮震悼四方驚傳
某等叨列郎吏久與陶甄絕望衮衣阻拜新阡敬以菲
奠遠致几筵矢哀以詞有淚如川

祭羅樞密

點

嗚呼天之生才足用一世如公之生為國之瑞氣勁而
和色溫而厲立登要津以學自致年不可及衆惟大器
亶亶九遷逼以富貴而公謙虛得寵思畏樂善貪賢惟
恐弗至公爾忘私力拯時弊憂深思遠語輒欵欵論事

剴切無所顧忌退省其私不改端粹謂如若人宜居大
位上以舊學眷寵尤異擢貳西樞望以經濟才五浹旬
一疾而逝天胡不仁孰主張是賦以宏才登之兩地乃
遽奪之哀哉殄瘁平生無玷俯仰何媿母方遠歸子不
及待公之齋恨有此一二某等仕同班列情均兄弟同
寅協恭相勉忠義比日扈從尚得聯騎一宿九原驚悼
喪氣潭府方新賀弔相繼矢詞寓哀痛哭流涕

祭趙觀文

彥逾

惟我朝之天族兮分銀潢于仙源極富貴于承平兮盛
人才于瓜瓞之繇仰高帝之子孫兮固龍種之不凡惟
我公尤為傑出兮掇儒科于妙年初小試于簿領兮騰
政譽于瀛壖葺水利于不朽兮兩舟之濟人不知其幾
千由宰縣以佐郡兮聲名上徹于細氈阜陵畀以三輔
兮藹遺愛之流傳上不畏于強禦兮下撫恤于黎元鉏
積蠹之狡穴兮伸累載之幽寃將使指于諸道兮振風
采于兩川一介不輕取予兮信靡勞之弗宣出藩入從

兮擢文章之邇聯當紹熙之末年兮鯁論至于駢肩公
實領袖于時髦兮心鐵石而愈堅劇羣情之危疑兮方
憂夫杞國之天發大計于丹東兮皇天后土實臨公之
一言彼頌梁公之取日兮謂咸池與虞淵未若公之善
斷兮定策于萬衆之先進忠謀于長樂兮又從容于平
勃之間覩大明之繼升兮措世于泰山之安無官可以
酬公兮視政路之清班偉君子之勞謙兮推勲名而弗
專望蜀道而再登兮兼制閩于帥垣服袍帶而攜琴龜

兮追執躅于趙張之賢方讒邪之競起兮若蝸蟪之羣
喧馳睿旨于萬里兮俾書龍飛之末與顛陷宗臣于罔
測兮將于此而求旃孰知公方平心直筆以進兮無一
語之黨偏守陪都之管鑰兮歸佚于棹間繙萬書以自
適兮若將終其身焉痛妖孽之肆行兮哀凶鞠頑而盜
大權又妄興于兵端兮致塗炭于三邊公雖身在外兮
切憂時而拳拳豁天地之開闢兮更漢化而改弦起大
老于海濱兮詢黃髮而罔愆屈故事而不得與政兮為

帝師于經筵俄引疾以告歸兮返錦里而名全猶薦賢
以報上兮又開東宮之新編曾經濟之未究兮忽一疾
而不痊邦國為之殄瘁兮惟我十倍于哀纏悵登門之
雖晚兮幸接武于甘泉頃丐外而投閒兮亦來問舍以
求田登百尺之樓兮十載奉公以周旋約五日以往還
兮澹若水而無間然酒三行而棊再戰兮望之者或以
為仙時抵掌以劇談兮若相和之麈尾忝賜環之同日
兮祖生先我而著鞭我方困于沈疴兮尚蹠蹕而蹢躅

陪露門之進讀兮又聯鑣于九閭公既扁舟而東下兮
謂將相隨而出闕乃匏繫而不得去兮徒尺書之翩翩
謂獨居而無偶兮幸蚤歸而毋留連荷公之心相知兮
夢曰繞乎故園何天之不慙遺兮棄塵區而蛻蟬念吾
母之宅窶兮公之賜及乎九原感二子之受知兮正禮
舉于後而公山舉于前繫龍門之高峻兮殆吾父子之
宿緣何雲翰之未乾兮驚身世之遽遷寄薄奠于總帷
兮慘東望之風烟尚乞身以挂冠兮期執紼于南陽之

阡相距纔四歲兮亦豈久于人
寔爰矢心以致辭兮灑
哀涕之潺湲

又 墓事

惟公操厲冰霜忠貫日月東西惟命險夷一節求之古
人蓋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功成不居棹閒道尊更化還
朝進讀露門人望所歸尚秉政機難進易退竟歌式微
送公江干欲隨出關匏繫于茲夢寐故山寄聲促歸相
從暮年我未得去公已登仙疾不及問喪不得慟尚期

執紼少展悲痛抗章乞身六請未俞聞公寔窅哀不足
而媿有餘亟遣長孫往致芻奠東望佳城老淚如濺

祭趙侍郎

釋中

嗚呼惟公族系盛于山東貂蟬風烈衣冠所宗建炎南
渡名勝昂顛源深流遠古今貫通父子兄弟師友磨礱
惟公問學俊氣如虹詞場策勳雁行雖雖一登朝班雅
望已崇上嗟見晚眷意日隆年除歲遷龍飛雲從容臺
道山螭坳儲宮瑣闥批救仇然獻忠天官銓綜姦弊一

空論議從厚古人追蹤遇事敢言執節始終煌煌藝祖
配天其功東向之議公論所同引經據古昭若發蒙言
雖未用後當折衷出守池陽吏凜民雍自茲倦游冥冥
飛鴻僧坊蕭瑟暮鼓晨鐘人不堪處公方沖融卷不去
手圖書橫縱顏筋柳骨翰墨尤工一觴一咏其樂無窮
四明尚齒猶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寓公公居其間俯
首鞠躬人化其德事之滋恭慶霈既頒盡還故封宜對
宣室自茲登庸胡為小疾樂石弗攻一朝傾摧如千丈

松^某等辱居里閭許入社中登臨歡歌樽酒從容回首
不堪頓失兩翁遺像儼然素髮方瞳有酒既旨有殽斯
豐公乎來乎淚如奔洪

祭莫侍郎

叔光

嗚呼國之用賢夫豈易然成德如公而壽不延稟資中
和宅心靜淵決科者三其勇無前朝行恂恂似不能言
義有不可論正而堅壁水道山柱史掖垣揚歷清華斤
斤十年直如朱絲思若湧泉簡知益深擢居右銓進也

未央何疾之綿方將引歸朝露忽先一子秀發衣鉢有
傳公固無憾人誰舍旃矧如我輩俱忝官職不見幾何
遽驚蛻蟬相率來奠尚陳豆籩公能來乎有淚如川

祭陳閣學

居仁

惟公少馳雋聲晚以文鳴德望寔隆俊偉光明海內孰
不知仰而知公之深者非至親不得其真情蓋公之性
資渾然天成如渾金與璞玉器用莫得而名故人知其
坦蕩蕩而不知其日用之矩矱人知其無不可而不知

其胸中之涓涇其治郡也但見惠利之及物而孰知鋤
姦之若談笑其立朝也但見文章之經國而孰知獻納
之出于忠誠以是舉世稱其長者士夫以為儀刑周旋
五州有裒之愛盾之畏出入四朝有惠之和夷之清鳴
呼人不為不知而知之不盡才不為不用而用之未盈
可以穆天緯而謀王體可以運樞極而秉鈞衡於皇孝
宗知公至矣謂使是人而坐廟堂自然安靖而和平大
哉王言大用之意已形天胡嗇之殊遷之命交臂而失

十年外庸身益遠于昕廷皇上趨歸既及帝京衆心顯
顯謂今必用矣而一疾困之身欲進而不能君門咫尺
而成萬里舟欲至而風引去于蓬瀛奉祠而歸人已舛
望猶庶幾復起而為蒼生豈知到家纔越信宿而千丈
之松已傾矣親黨為之慟哭遠邇于馬嘆驚天蒼蒼而
難問遂將埋玉壁于泉扃耶鑰生長外家小公九齡挹
叢桂之芳潤攀紫薇之餘英相與事諸舅如諸父而中
外親密如一門之弟兄卒不款于情話徒追痛于幽冥

朗朗百間可以安享于上壽乃不得一日之寧登虛堂
而進拜悵遺像于丹青銜悲送公鬱鬱佳城舉一觴而
致奠不知涕淚之交橫也

祭史敷文

彌正

八行之孫三公之子術業傳家公實是似小試詞場再
拔其萃才名已昭所欠一第入丞大農蘭省攝事持節
擁麾所至可紀太師年高貳卿卽世相公煌煌惟公是
倚拂衣賦歸一則以喜周旋數年先意承志一旦執喪

不堪哀毀窀穸之奉杖而後起遂抱沈疴忽若蟬蛻使
假歲年顧何止此嗚呼長才蓋棺已矣某等託契素深
游從晚歲持憲者五遠隔生死存誠觴豆茲乃來祭感
今念昔相向出涕

祭王侍御

伯庠

嗚呼公之學術能世其家公之操履終始無瑕出遇聖
明風雲千載正色立朝藜藿不採退居里門善刀而藏
天子念之起殿大邦夔子萬里蕭然一舸尚無圖書安

問蜀貨一來東嘉益見真清愛民戢姦郡政向成公病
已侵公志益壯孜孜于民以至屬纊閭里相弔老穉涕
淚正人云亡善類疇依精爽如生尚歆薄奠奉公之喪
不敢不勉

又同官

惟公少年有場屋聲晚登霜臺四方威名出入蜀門清
節著稱凡我士夫想望典刑一聞公來奔走出迎待人
之謙與人之誠相顧歎仰如見古人孰不自勉以事父

兄郡政一行風采已新庭訟無留日益精明恂恂拊摩
薰然慈仁時濟以猛宿姦震驚博洽諒直如劉更生剛
正廉介如宋廣平此真吏師所願奉承盛德如公宜百
其齡天胡不仁奪我老成飲泣巷哭嗟嘆相聞矧在僚
吏若何為情卮酒未酌悲涕先傾

又
路祭

嗚呼公之來兮雙旌紛馬輿兮往迎公之去兮丹旒慘
千里兮相弔曾日月兮幾何樂何少兮哀多欲攀轅兮

執紼變歡謠兮悲歌嗟若人兮宜久蹇何為兮中壽巷
哭兮失聲紛雨淚兮如溜設祖祭兮道周奠單杯兮泣
柩瞻望兮弗及此恨兮何究甘棠兮岷碑尚千載兮不
朽

祭薛寺正

季宣

嗚呼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
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
根六經而貫百氏闡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欲之謬

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言皆絕人意表橫鶩別驅窮極幼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著之文章真所謂不見其短又惡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于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于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為徒剛而已爾而知之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

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
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為薛
使君而已耶

又 辭靈

鑰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組東去
莫預執紼英爽如生諒歆菲誠知己之報嗟無及矣尚
行所知毋羞九原淚盡辭窮嗚呼哀哉

祭鄭龍圖

伯熊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
澄而不見其涯淡性質玉粹而不勞于琢磨其形于文
也渾然天成而上軋于周漢其進于道也怡然理順而
深探于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
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
見其他至于莅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
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為至和者也外庸
既積物望深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

格君心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憇忽兩楹之
奠夢仰絕識之超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
銜哀而擗踊雖行道而心折矧為公之伯仲者耶某等
登門最久涉學昏聩時摳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
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束芻而酌葬不得執紼以送
馳菲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

祭呂太史

祖謙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凡才治不如古亦云久哉思得一

人庶幾于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也學窮本源行有
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模宏大而不遺其細議
論正平而得事機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
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為後學之師表
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覬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
惟公其人歟胡為抱道而不得試也嗚呼天之生公其
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嗇其壽誘其衷而不使伸其
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病不可以有為矣卧家優游

尚足以矜式于一世何疾困之宿昔而逝嗟此數年凋
喪善類天平天平又奪吾大賢是真可為痛哭流涕者
矣某等登公之門嘗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
暇尚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抑公其人也相與設奠而哭以斯文是豈曰吾徒之私
意也耶

祭呂寺丞

凝之

嗚呼澤甫百夫之特學博而通文麗以則雅量鎮浮長

才辨劇妙齡世科幕府婉畫乘邊二年日著聲績分符
闡風再登上國入奏帝前漏下數刻論事袞袞濟以亮
直庸節之學茫昧莫測君得其傳若數白黑往古來今
可驗可索上意響合動容歎息曰卿母行其在予側俾
丞外府始有朝蹟雁序橫飛家聲赫奕行且用矣何喪
之亟向也聞君才氣無敵迨入脩門已見病色惟我同
僚得友三益每懷私憂勉親藥石戊辰之朝末疾俄得
徑走君家已云易箴嗚呼天與以才而壽之嗇秘此絕

學不使究極樽酒論文談笑翰墨俯仰之間已為陳迹
岷峨西來萬里泛宅今將安歸行道嗟惜難兄乞州經
紀甚力庶幾孤嫠同此休戚鑰定交雖晚義深匍匐遇
哀一動涕淚如激

祭從舅汪刪定

大辯

嗚呼惟舅甥之間兮固曰至親粵我之于諸舅兮有異
于他人蓋生長外家兮非一朝一夕之積公亦依于伯
父兮自韶訛而為羣飛黃著鞭兮媿駕馬之弗進一日

千里兮悵奔逸之絕塵無詩不酬兮無樽酒之弗與琢
磨至切兮亦游馬息馬而是均迨公之鼓篋上庠兮我
亦繼薦于鄉老喜南宮之接武兮相與賜第于楓宸情
好益篤兮幾類于同氣年不相遠兮亦忘其分之卑尊
仕于百僚之底兮氣出萬夫之上小試以事兮無不闕
于細氈之聞逢此百罹兮凡三仕而三已鼻間栩栩兮
眇軒冕于浮雲不負臨賀兮反貽怒于柄臣引經誼律
兮又以激僚友之紛紜卷懷于家兮志則在于當世沈

酣經籍兮益以探聖賢之深醇進于朝兮可以使藜藿
之不採居于外兮可以使功利之及民投以所問兮惟
明時之所用此公之所自許兮人亦以期于君忽竒禍
之作兮真出于意未曾一指之傷兮害右肱之屈伸驚
一世之英兮奄蓋棺而事已紛孤嫠之叫號兮何蒼蒼
之不仁嗚呼鑒裁至高兮不以我為不足語詞章之雄
兮若謂我其可以與于斯文顧憂患之沈迷兮荷撫憐
之日至登公之堂兮君今其安存望丹青之圖像兮何

精神之逼真念一息之千古兮不知淚涕之沾襟翩飛
旒之南征兮今其已矣言不成章兮尚何問于穹昊

又

同鄉人

嗚呼景孟天賦奇傑少小孤立氣已英發一登上庠徑
挹簪笏讀書俊甚如千里之駒遇事敏強若遼天之鷗
知己在朝聲動魏闕當夷途之欲驟驚霜蹄之屢蹶浮
湛里閭中不自屈方且橫鶩藝苑深探理窟冀此生之
有用恥修名之泯沒雖矯矯亢亢高視一世而和之者

寡然揆之公言顧豈非明時之人物也耶況復額廣頤
張生有竒骨音吐洪暢辭條豐蔚充其所養溢壤劇劑
何竒疾之遽嬰禍乃生于所忽迨親友之及知則已蓋
棺而竟歿矣嗚呼今而後里有疑謀孰為之析理于茫
昧事有難辦孰為之應變于倉猝此士友之所痛而以
福善禍淫欲歸之于恍惚者也家四壁立夫將安施孤
嫠一慟行道傷割某等義篤金蘭契連瓜葛悲埋壁于
黃壤攬寒涕而執紼嗚呼景孟精爽何之尚能聞此言

于髣髴矣乎

祭姜總管

惟公生長京華起自戚閑積習富貴遭時多難乃能奮
身自喜吏幹天資精敏儒雅飾綠治絲之紛解繩之亂
投以劇繁談笑立辦結交老蒼衆口爭薦中外莞權所
至增行郡國韜鈴足當一面五十餘年宦游不倦晚而
退休雍容閒宴為生有涯雅意作善結廬百間藏書萬
卷蘭玉秀發簪笏輝炫外臺薦書上閭賓贊寓公寄客

如公者鮮壽幾八帙鄉閭歆羨胡為沈疴奄如露電嗚呼中原戰氛陸沈赤縣開元舊事于今幾見承平王孫少日更練靈光一荒有識相喭某等里社從遊交情戀戀歲月侵尋驚此物變曰樽曰醕曰俎曰饌矢哀以文有淚如澣

祭劉宜人

王台
州母

猗歟夫人婉嫗靜專生自名族嬪于太原夫人之夫學行推賢樂善好施餘慶綿綿夫人之子壯歲騰騫高牙

大燾名郡蕃宣相夫一心教子三遷綵衣斑斕孫曾滿
前慈祥愷悌舉無間言五福兼備富貴俱全丹丘赤城
版輿輕軒壺彝婦則誰其比肩自奉愈約執謙愈堅待
人愈厚奉佛愈虔一語不妄一言不偏坦夷真醇得全
其天少疾考終忽如蛻蟬壽開九帙尚何憾焉某等託
在鄉曲又忝姻連升堂進拜于茲有年慈容如生望之
退然設奠矢哀涕泗潺湲

祭史宜人

太傅
女兄

惟靈八行之孫拾遺之婦孟母之賢共姜之守古稱五

福其一曰壽夫人尤盛年帙開九惟我魏公視姊如母

唐楊慎矜兄弟
友愛事姊如母

躬率四弟備極孝友俱登高年世所未

有六老成圖夫人稱首慶事方隆疾已在膝進粥燎鬚

醫禱趨走夜半訃聞悲哽心疚恭惟此風俗可歸厚女

婿乘龍芝蘭俱秀終始哀榮何憾何咎某等出入相門

于茲歲久薄奠薦羞淚落卮酒

祭族兄心上人

惟我鼻祖四子俱賢仲生先生衣冠蟬聯曰伯叔季仍
居奉川既富且庶後乃日駿人物彫零賴有達源天乎
不淑朝露溘先壽雖已穹惜不少延達源之生俊氣騰
騫使其起家必收青氈少從釋氏白業精專結交老顏
直與比肩曰律曰教又參枯禪說祖正令室中機緣通
貫一理如珠在穿旁及百家覃思鑽研纂言記事細大
不捐出其緒餘翰墨詩篇流傳江湖聲價愈喧世晚寢
薄空門亦然耕而鹵莽乃芸人田耳剝塗說妄夸真詮

行有說空誑欺人天惟師高蹈得味中邊或勸出世如
墜諸淵先君愛重挽之使前陳義甚高萬牛莫旋我倅
丹邱來游萬年欲與同車往尋祇園曰無累我徒驚林
猿踏遍勝境徑歸海壖孤雲悠悠獨鶴翩翩念之意消
望之若仙詩晚益工節窮益堅一鉢一衲遂以終焉我
媿晚出最辱愛憐家有書種俾其力傳名節器業俾其
勉旃我恐不稱服膺拳拳師棄塵世其猶蛻蟬有骨已
灰無銘可鐫敬書梗槩以贊遺編茗盃三酌淚下迸泉

祭謝雲臺傑

嗚呼謝公人物之英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大參又
有列卿文獻奕世不殞其名惟公巋然見謂老成文如
綺錯辯欲河傾誘掖後進糾合宗盟高懷翫麟不以事
嬰漫仕委順浮湛半生一邱一壑自喜獨清永嘉名邦
來為郡丞關決之餘名流合并風流醞藉至今有稱然
諾不侵自主門庭有如不肖一見心傾忘年許交語必
盡誠去秋末宦寄徑赤城衝熱遠臨握手通情黃山密

邇詩筒屢賡自言多病懶入帝京慨然奉祠欲為此行
冀幕府之裨助望前輩之典刑喜而不寐日聽先聲苟
孤縱之未汰當倒屣以逢迎訃音忽聞心折魂驚痛斯
人之云亡傷耆老之彫零覽翰墨以猶濕乃遽隔于幽
冥亟馳菲奠以寫中局望東山以興哀尚髣髴其來聽

祭周通判

去非

嗚呼直夫而謂止于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余分郡
符君方憂居間至偃室退公之餘講易談元為之躊躇

劇論世故發蒙矻愚再任嶠南備歷崎嶇代答一書曲
盡錙銖倘不忘遠當有取諸前宰劇邑赫然有譽遇事
不苟動有規撫憂患熏心篤志弗渝渴然自憂求方于
余謂當良已乃終弗除抱負不凡有銜不祛曾是半刺
僅得緋魚近傳短牘周姓言孤啓緘恍然乃君遺書死
生大矣何其舒徐揮翰寄別其言穆如數五十五尚明
堪興明月清風猶能自悟通乎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
夫而又何憾乎下交私情驚愴歛歛對客三誦淚與之

俱淨光東麓遙望故廬矢哀以詞奠之生芻

祭陸提刑

光

陸氏家聲源流雲間左丞儒宗振于陶山大漕徙鄞及
見盛際雙椿偕老八龍列侍公尤秀出三薦漕臺漫登
膺仕益展長才荆門擁麾課最上徹孝宗一見畀以華
節斂散得宜流殍再生就陞憲車刑期無刑大獄株連
平反甚勇煩言俄興公不為動得請祠庭賦歸翩然士
師辨明卒如公言宏遠之業卷藏退處卜居斯成生計

卷八十三
楚楚里社相從期公長年小病困之卒隨逝川窀穸有時來致菲奠矢哀以詞有淚如濺

祭趙安國鎮

惟君孝于奉親友于羣弟自信淳直澹乎世味心計有餘能振其家乃築新堂不陋不華優游卒歲足以自適忽焉已矣天乎莫測青山滿門寒梅滿坡公則云亡傷如之何喪此善人鄉里嗟惜舉觴一酌涕淚霑臆

祭張梅州祖順

嗚呼刺史為千里之尊人生以五馬為貴苟任宦之平
進率以次而馴致今之士夫孰不為之何于君而獨不
以畀公之才足以辨劇其嚴足以戢吏折獄則敏于片
言理財則優于心計謹于奉法銳于立事此真良二千
石之選也而屢得屢失得又不久終不得以行其志自
宰龍游政聲甚美擢守武當時方壯歲既而數竒三仕
三已往倅番禺薦牘交至就乘一麾謂自此升矣而遽
以不起予之早而奪之屢引之深而寘之于烟瘴之地

是果有司之者耶豈造物小兒之見戲也嗚呼踰嶺來
歸川陸迢遞一家纍然行道隕涕矧鄉黨之素交而同
社之深契公之將行開樽盡醉曾歲月之幾何而舉觴
以為酌靈其來乎庶知此悲痛之意嗚呼哀哉

祭趙運使

善志

公生于荆南長于五嶺與七閩居乎樂成卒于杭而葬
于鄞余與公傾蓋稽山尋忝姻家中雖屢見而莫從容
于永嘉望公自此嚮用矣而送公之喪于啓霞嗚呼是

豈偶然也哉惟公才具有稱既敏而明受知孝皇擢寘
列卿謂宜持橐仍尹神京流離數年起擁雙旌飛芻江
右轉餉帝城文母上賓因山為陵公方力疾辦護訖成
跬步要津徑登西清疾勢寢革大命以傾天子震悼親
黨嘆驚夫孰知公此理素精悟死生幾如旦晝知吾身
之不可以久生也謝醫卻藥湛然中局爵祿在前不復
入于心恩愛至重不以闕吾情泊然長往無物可嬰然
則公之自處者如此吾黨亦何為而哭失聲耶鑰投分

素深齊年為兄爰設薄奠以寫此誠蓋一死一生而交情乃見余亦不知夫涕淚之縱橫也

祭舒簽判

琬通判璘

猗歟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自少年西美元英既已玉折于往歲所賴以主門戶者惟傳正傳道元質之鼎立而乃相隨于九原耶惟吾傳正負氣敢言晚對大廷直聲凜然止或尼之不至帝前尉于武昌恩威並宣日剖滯訟自以不冤五溪峒蠻動興戈鋌匹馬深入且

諭且鑄投戈解仇羅拜馬前遠邇驚嘆咏歌四傳通籍
金閨將宦閩川一疾困之遂至沈綿祠祿甫頌朝露遽
先惟吾元質良知自天蚤登上庠受知南軒一日千里
師友淵源學道愛人中心拳拳新安客授範模陶甄橫
陽撫字吏畏民安私淑諸人春誦夏絃本思無邪貫三
百篇處以治中傷哉士元嗚呼二公之亡也固無所憾
于其身我之弔也傷吾今不復見此二人兄之于事如
燭照而數計季之于人如熙然之陽春主盟義風聲至

響臻事無劇易人無故新鄉有曲直不于公堂而惟兄
之愬人有叩請不之他人而惟季之親今而忽焉連璧
沈淪嗚呼天之于舒氏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于用不
予以利祿而強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
之所能均耶我有疑慮從誰諮詢里有後生繫誰是遵
悲夫傷哉靈輒有行雙旒相因薄奠寫哀豈吾儕之私
情上為清時惜此人物而下為吾鄉痛二公之不得伸
也

祭從兄少微縣丞

惟我大父二十餘孫列為五家同出一門歲久凋零僅
有十人兄為之長又殞其身兄號秀穎早登成均謂收
世科致身青雲留落久之始預搢紳數年之間為尉為
丞介然自守不緇不磷歸而後病卜築湖濱奉祠香火
女嫁男婚庶可佚老而疾已成抱疴視蔭傷哉沈淪諸
父盛時游宦頻仍禮智二院久矣比鄰兩家子弟情誼
尤親讀書從師調琴相應方期晚歲杖屨逢迎幽明遽

隔孤嫠惻惻葬從其先遠日數旬酌奠送行涕淚霑巾

祭李府君

奉化鄉人

東郭之外湖水清澈脩梁駕空霜筠茂樾居者何人如
湖之清有隱君子隴西先生先生之家為儒系世上舍
之孫香鸞之弟仰屋著書其書滿家不偶于世鄉閭之
華鸞鶴精神方瞳華髮望之儼然叩之斯發三絕韋編
究極微言身則已矣此書當傳謂君百年後進承楷一
疾困之無不傷駭原始反終旦暮死生書種有繼何戀

何營惟今來者非親則舊典刑之亡使我心疚寔宥有
期來奠一卮哭者失聲先生何之

祭表兄馮藉田

端方

外門汪氏諸表森然惟我與兄始終周旋姻好繫世生
又齊年嬉則同隊學則差肩惟兄敏悟得之于天加以
篤學經史貫穿長而屬文思若湧泉俱從鄭師尤工賦
篇鴻慶孫公一代儒先見兄駢儷歎驚屬聯得兄百韻
報以長箋二文照映至今流傳盍登青雲操筆如椽命

胡數竒場屋述遭年及半百始沾賞延所至文鳴筆力
翩翩詞人所長多工一偏兄備衆體詞妥意全間見層
出左右逢原持之以謙似不能言晚尤清修一室罄懸
久依相門賓主俱賢貴名日起益壯益堅擢居掌故進
司藉田享途伊始一疾弗痊薦紳嗟惜親黨涕連兄我
所畏猥先著鞭吾徒掌制媿在盧前極口贊揚未嘗舍
旃喜兄欲達而乃忽焉總惟咫尺欲酌無緣亟遣兒曹
往陳豆籩天哀以詞歷歷究宣言不盡意老淚如川

攻媿集卷八十三